

# 「梅」「樓」漫語

紀果庵

以我這樣脾氣的人談金瓶梅紅樓夢，是講不出什麼出奇制勝的道理的，平時常自恨想象力缺乏，組織力不強，所以雖知道不少故事，看過不少波瀾，終於不能作小說。作文章總是發發感慨或者抄抄舊書，說來說去都是平凡之至。對於新舊小說，雖也喜歡讀，可是究竟不能如他人之津津有味。有許多人看紅樓夢都是再三再四的閱覽，每次可以有不同的感觸與發現，真似掘不盡的寶藏，然我則還是在初中時完完全全看過一遍，大學畢業後有一時期想重溫一次，也只讀了幾本便中止了，到現在我的藏書中竟無此家絃戶誦的好書，中學時所買的一部亞東標點本又早就丟失了。金瓶梅呢，若說沒看過或不感興趣一定是說假話，但我確是直到上海雜誌公司翻印了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詞話才通讀一過，以前在孔德圖書館會看過崇禎刊本的一鱗片爪，因為那是善本，馬隅卿先生作孔德的總務長時收的，不輕易出借。北大似有與此相同的一本，聽說圖書館方面很感供不應求。這本子頂可寶貴就是有插圖，而插圖中最可寶貴者又是那些翻印本不敢公開印出來，以及曹涵美先生不肯公開展覽的圖。後來北平圖書館翻印詞話本，却將崇禎本的圖也附了進去，於是便成功了「完璧」。當初北平圖書館從廠甸收買此書原本，好像是花了一千三百元，時人頗詫為巨值，在今日看來，固甚可笑，然若以物價指數核算，則其數將及今日之三十萬元，也算相當可觀了。馬隅卿先生曾將大鬧葡萄架諸回之插圖，製成信箋，分

貽友好，採其藏書室名為「不登大雅文庫」之意，曰「不登大雅信箋」，大約得之者倒真是些「雅人」，而且只有收藏，絕不肯拿來使用的。上海雜誌公司的翻印本，前面則附有故宮所藏的粉本圖，但只製了四十幅版，都是「登大雅」的，有的書店會全部製了版，名曰韶美圖，前年某書買堅欲以六十元代價賣給我一部，實在只有一百六十圖，那四十幅自然是不便公開的，聽說起初是全有的，後來因被干涉才除去，我是老老實實嫌他無用，未買，六開或是四開大本，白連史紙，現在賣舊紙也值得多了。那時據云全的黑市賣到二三百元，如今則不全的標價已一兩千，全的自更稀少。因之想起，我對瓶緣，可謂極慳，這大本的圖沒有買且不提，廿六年暑假北平砲火聲中，我到琉璃廠佩文齋閒坐，正有北平圖書館影印本一部待售，索價只二十元，我知道此本當初出版時，定價是五十元的，兵戈塞野，誰有心思幹此不急之務，留下二十元，還可以買六七包麵粉，自然是忽然置之，那伙計屢次勸我收下，說暫時不給錢記賬也可以，我無論如何執拗着不買，不久，佩文齋因局面改變老板家裏被洗劫而將琉璃廠的分店關張了，我若真的欠了債，也就等於揩油了。這是最早的一次失去機會，前年冬天繼韶美圖之後又有一書店要賣給我一部康熙刻本的，約十六冊，二百元，我曾在白門買書記上記過這件事，以為書店太敵我的竹槓，其實現在想來，豈不也是白白放走了便宜。這是第二次。還有第三次，則是書店又

拿來一種上海中央書店再翻北平館本，據云在今日也算難得的，價五百元，那時此價約當兩石白米，於是我一點也沒有猶豫就一笑置之了，而此書終於被一投機商人絲毫未打折扣的買了去，對於他，此書之意義無疑是比對於我大得多了。

X X X

在萬歷崇禎間，可以刻了這樣的書和這樣的圖，甚至當重熙累洽稽古右文的康熙間也未嘗不可容此種書的版子一翻再翻，並沒有玩什麼「刪去××字」，另印「刪文備查」小冊子的令人嘔吐現象，我們實不敢信今人之思想比古人開明或進步了多少。長沙葉氏影印的雙梅影閣叢書，其中材料多係唐以來的著述，其中如白行簡的陰陽大樂賦，乃是敦煌石室遺物，描寫之淋漓盡致，初亦不下於金瓶梅，但在那時似乎也並非懸為厲禁的。

作 Lady Chatterley's Lover 的 D. H. Lawrence 會罵英國紳士都是不懂男女關係的僵尸，夜禮服下生殖器都是乾癟的，所以把嘉泰來夫人和守園林的麥洛士的野合寫得那樣有聲有色，真比大鬧×××差不了許多，可是在英國這書是不許發行的，有些印本亦是經過刪削，他如文藝復興初期的「十日談」，我們看到的開明書店全譯本其底本也還是經過剪裁，至於 Joyce 的優萊塞斯，根本還沒有譯本，據說內容也是很「褻」的，而「雜誌」第一期所刊的 F. Harris 的「我的性愛生活」也只有半途夭折。這許多對比都顯示着近代人的狹隘與曖昧，沒有所謂淫書淫畫公開發行却有華燈初上的賣淫者在馬路上拉人，却有大人先生買了女孩子在家裏纏起腳來欣賞的 Sadism 患者，同時更有什麼把「人大相交」，「春意圖」為號召的秘密營業，名為嚮導、按摩、歌女、的變象而且加厲的賣淫者，徒然禁絕了

這些書有什麼用呢？而且因為禁止，才更令青年人以及雄心未泯的老年人嚮往了。據俞正燮癸巳存稿清代會於順治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五十三年、乾隆元年、嘉慶七年、十五年、十八年等再三嚴禁淫詞小說，但乾隆元年的上諭分明說：「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可說以順康連朝之禁，究無效果。而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的羅列淫書目錄，通飭嚴禁，尤其是大舉剷除，其所列書目，達一百五十種之多，儘是關於梅樓兩書者，計有：

隔簾花影、金瓶梅、續金瓶梅、唱金瓶梅、紅樓夢、紅樓重夢、續紅樓夢、紅樓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補夢、增補紅樓

計十二種之多，其他如西廂記、子不語、龍圖公案、笑林廣記、禪真俠史、拍案驚奇等，均列入淫書之內，可謂洋洋大觀。可是離那時不久的談瀛室筆記就已經評論說：「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謂不廣，然其中頗有並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閱淫艷小說，奈未知其名，亦無從遍覓，今列舉如此詳備，儘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舉矣。」一切文藝的產生，離不了時代背景，有了這個原則，我們對於禁止淫書之不必要，亦可以不再多囁嚅了。

X X X

我讀小說，素不喜什麼索隱之類，自然，如清末流行的譴責小說，那簡直在直指其名其事，不妨考查一番，所以也會作過孽海花人物譚這樣的文字，近日好像談的人更多了，老輩，如同光人物碩果的冒鶴亭丈均來參加，其一言一字，皆足資掌故，倒是我們有歷史趣味的人的好運氣。（可是近來也被人罵得可以，好像中國之未能復興，其責任全在這些專談孽海

花的人身上，真乃罪莫大焉。所以我在這裏也提醒天地編者一番，這種文字和特輯，還是少出爲是。而紅樓金瓶兩書，作索隱的最多，有的是附會萬狀，有的也頗言之成理。近日略爲翻翻關於紅樓的索隱，已竟不下十幾種說法，其最爲人所熟知者，如（一）指順治出家及董小宛事（二）指明珠家事（三）指漢人復明思想及清初諸名士事，（蔡元培先生說即潛紀聞引徐柳泉語，即蔡說所本）（四）指和珅及其寵姬說（見談瀛室筆記）

（五）指正心誠意事（蔡書引，如以吃飯爲誠意，蓋最冬烘之說法也）

（六）丹藥說（黃秋岳筆記引）（七）曹雪芹家事說（胡適之先生說）（八）江寧張侯說（黃氏筆記引乾隆間周松靈筆記說）（九）指清初多鐸等

攻下江南廣置佳麗事（見徐阿清種類鈔）。最奇的還有說金瓶梅與紅樓夢是一書，其中人名事情，皆暗爲影射，如鬪鐸之紅樓夢扶微，姚靈犀之金紅腔語均是，這真是匪夷所思的講法，什麼李瓶兒即薛寶釵，寶玉是孝哥化身，薛蟠是武大，林黛玉是潘金蓮，水滸金瓶梅紅樓夢便是警幻仙的正冊副冊又副冊等，簡直莫明其妙。蔡元培先生因紅樓本事問題，與胡適之大打筆墨官司，並且舉了中外名著多種皆有影射爲證，如楚詞之美人香草，莎士比亞之戲曲，哥德之浮士德，均有所指云云，其實在舊文學中，本事隱約，外表支離者，何只楚詞一種，如義山之錦瑟無端者正不知凡幾。中國文學作品之特色在象徵 *Symbolism* 與含蓄，不似西洋之側重寫實，這

恐怕也是東方道德道學氣太重之故，於是多情善感的詩人，只好左一篇咏懷，右一篇無題，說些猶疑兩可的話，叫人捉摸不定。從前讀馮正中的陽春集，據說其中都是思君念國，我委實看不出來，只有聽着這些高論發呆。連戀愛事情最多的歐陽修老先生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據說也是憂讒

畏讒的，到了後來，那些略有國家意識的文人，只好作些秋詞，宮詞，來抒忠憤了，文廷式，朱彊村，况夔笙，王鵬運諸老的詞，到如今不易明白，殆亦職此之由。文學作品的一般風尚如此，對於小說，殊亦不能例外，大家閒着沒事幹，你猜一猜，我猜一猜，於是弄出這麼多麻煩。本來天下同一 *Trade* 的人生個性是多的，文藝者常常歸納綜合，取一個類型作代表，不免令懷了鬼胎的人，都可以怵目驚心，從前魯迅先生發表阿Q正傳時，每個讀報的人都疑心在罵自己，甚至有人寫信給迅翁責讓爲什麼罵到老朋友身上，這人真是傻瓜，就算真的罵到自己頭上，也不可玩這種「此處無銀五十兩」的蠢把戲呀！明清之際，大節所關，像妙玉寶釵一型的人本是多，如高江村，殆即不減於今日之以特殊資格作特殊生意的閩人，其不免於爲士類所鄙棄，原是夙命的了。如左都御史郭琇劾高疏云：

「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竟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頤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人南書房供奉。士奇日思結納，詔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增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靈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光棍爺子易，在京師肆橫有年，唯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成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龍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賄賂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王鴻緒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

一個窮酸的自擄行李人都作「某相司閹館師」的落魄文人，能够弄到這個樣子，也算有點本事，所以雖然明知將紅樓中的寶釵來比他，是有點附會（見蔡先生石頭記索隱），但知道這樣的故事，總是有興趣的。妙玉參禪走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我却是直覺的以為一定有所指，不然何必在千紅萬紫的大觀園中攔入這麼一位僿外人呢，有的說是姜西溟，有人說是洪承疇，反正這角色也不大高明。

X X X

關於金瓶梅的傳說沒有紅樓夢那樣紛復，最流行的一說即王鳳洲為報父仇而作，吳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及社會背景」一文中已證明此說之不確，則西門不必是東樓，蔡京亦不必是嚴分宜矣。至於唐荆川湯裱稽清明上河圖種種說法，都不必去管他，恐怕都是出之附會，蓋即以其書完全用魯東土語一點，亦可決其必非鳳洲手筆。明季像西門大官人那般的人物原是指不勝屈，蓋亦一時風氣使然。傳世號稱「猥褻」的書，十之八九出於此際，即短篇小說如所謂三言二拍西湖二集等，也是不免乎此。有了嘉靖、正德、萬曆、那班皇帝，草上之風必偃，不一定僅僅嚴氏父子是奸人，恐怕不這樣的官吏也真不多。我們看「天水冰山錄」所記，嚴氏賊私之巨，殊可驚駭，比較先後籍沒的張居正，劉瑾諸人，均大過數倍，其結怨於民衆，令人欲得而甘心焉，夫何容疑，後人之硬派西門家事即東樓家事，不免出之於報復心理。而且寫了小說或戲曲罵人，那時也頗為流行，蘧芝麓便會被人罵得狗血噴頭，說他避道兵至秦檜夫人鐵像膝下，夫人來了月事，頭爲之汗，弄得芝老大哭流涕，後來花錢買人刺死作劇人才消此恨。董其昌魚肉鄉里，被人作了黑白傳痛罵，他把作者打死惹起民暴暴

動，毀滅了他的第宅。直至清代，這種諷刺之風，仍然不息，人類總是要發洩自己的牢騷，不能洩之於此，必洩之於彼，以專制帝王之威，還是不能杜塞悠悠之口，故主張箝制主義者，實在大有鑑於此。鄭振鐸先生談金瓶梅詞話有云：

「表現真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不要怕他是一部穢書，金瓶梅的重要，並不建在那些穢褻的描寫上。他是一部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着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着「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景象。而這個充滿了罪惡的畸形社會，雖經過了好幾次的血潮的洗滌，至今還是像陳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懨懨一息的掙扎着生存在那裏呢！於不斷記載着拐騙奸淫的日報上的社會新聞裏誰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氣息來？……」

鄭先生寫此文距今已十數年，請再看看今日之荒淫與無恥，投機與包庇，較之三百年前的「言不及義」的士子與官僚，豪紳與地痞又有何感？

X X X

看紅樓夢者，男便自以爲寶玉，女則自以爲黛玉，誰也不必諱言。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云，「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艷工詩，以醋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縣綴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爲笑。」牡丹亭有三婦合評故事，以紅樓之偉大，宜有此點綴。三借廬筆談有一則更奇：「石頭記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自想神遊，遂覺甘爲情死矣。……蘇州金姓，吾友紀友梅之戚也，喜讀此記，設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讀至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爲隱泣，遂

得痼疾。一日，炷香長跪，良久，拔爐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於夜深逸去，尋數月始獲云。」我們現在常常反對青年人讀劍俠神怪等低級小說，有人讀得入迷，竟去峨帽訪道。然高級的，有味的作品何嘗不可使人入迷？我看現在的女同學們，雖然在吵着參政革命什麼的，可是當讀到稗稿斷癡情時也不免心灰意懶。而讀到良宵解語諸回目，亦必臉上發燒心頭亂跳也。古今感情只是一理，會作文章的，捉住這點奧妙，我們便難乎跳出掌心。有多少作品禁不起時代的淘汰而消滅了，紅樓金瓶等書，經過了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各階段，其為人人所歡迎還是照舊，自五四以來的的新作品，能够禁得起三十年來的風風雨雨而不稍變聲價價位的有幾種呢？我們不能不對古人抱愧。

三借廬筆談又一則云：「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寶釵之奸，鬱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蓋人當歷境未亨，往往形之歌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聖賢且如此，何有於兒女？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姓，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奸，大盜不盜也。書中譏寶釵處，如丸曰冷香，言非熱心人也，水亭撲蝶，欲下之結怨於林也；借金釧，欲上之疑忌於林也，此皆其大作用處，楊國忠三字，明明從己口中說出，作者故弄狡獪，不可為其所欺。况寶釵在人前，必故意裝喬，若幽寂無人，如觀金鎖一段，則真情畢露矣。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談

紅樓。秋試同舟，伯謙謂余曰：君何為泯而不化邪？余曰：子亦何為望而不通邪？一笑而罷。」吾鄉有因為爭論三國演義赤壁鏖兵究竟是八十幾萬人馬而終身不說話的笑談，此亦可謂無獨有偶了。但寶釵型的人物確是不大可愛，同樣襲人亦遂可厭。然而世事欲想成功，舍寶釵之路線還是無由，故我想三十歲以後的人們是應當崇拜寶釵的，而賈齋先生固早已目會文正公為寶釵型者也。

紅樓夢中人物有可愛可厭兩種，而金瓶梅中則只有可厭與可憐之兩種，若覓可愛之人物，竟一時想他不起。不知別人如何，在我是感到如此。紅樓之目的，是作自傳，不是諷刺譴責，故為主觀的，而金瓶之目的，則在罵盡世人，說是諷刺固可，說是憤慨也無不可，但硬說是教訓，則未必然，故是客觀的。主觀的還可以描出幾個理想的對象，客觀的則只有毫無留情的揭露。紅樓夢所表現的社會，雖亦多方，但究竟沒有金瓶梅之繁複，可是紅樓善於用細針密縷，所以雖只是一個家族的事，而令人感到非常多，西洋小說中很喜歡把一個家族的事作題材，有名的羅賓·麥加爾叢書固不必提，即如舉世風行的 *Come with the Wind* 也是這個筆調。高爾斯華綏的 *Forza Sera* 亦是此路徑，唯中外家族組織不同，遂異趣耳。在描寫的技巧方法，紅樓的確比金瓶梅高明，最關緊要的全書組織，金瓶梅便顯得頭重腳輕，西門慶未死以前，是那樣鋪張的寫法，西門慶死後，是那樣草草的忽劇的變化着，不免使讀者感到不調和，甚至不能應付其突變的局面。紅樓後四十回，雖出高氏手筆，（據胡適先放證，後四十回，曹氏亦已有稿本，惜失傳。）而天衣無縫，其故事之進展，成爲一極自然的步驟，好像寶玉到了此時，除去出家以外，別無路走，王靜安先生說得

好：

「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繯絏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感，而非以描寫人生爲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紅樓夢評論第三章）

戚刊本紅樓夢（有正書局印）二十一回有評云：「寶玉之情，古今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後世人莫忍爲者。……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又豈能乘而爲僧哉！」這話說得未免淺薄。寶玉之妻與婢，自然不錯，但若先失了黛玉與晴雯，則心理又大不同。唐人詩所謂曾經滄海難爲水是也。雖中人之資，亦必有無常之感。況且家道盛衰繁歇，尤足以使人俯仰興嗟，胡適之先生記所藏脂硯齋本紅樓夢第十三回，於「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後有評云：「不必看完，見此二句，便欲墮淚，梅溪。」此梅溪已考定是雪芹之弟。我們想想這種景象，實在是難堪之至。在今日如此感想不無被人罵爲小資產階級的傷感主義之危險，然而這種感情，正是產生高華作品之最大原動力，亦即勘破人生關頭之棒喝也。若是不去出家，也許要玩革命。

但同樣的盛衰興亡，在金瓶梅則又不然，徒令人生應當如此的果報之念，而缺乏惆悵的自覺，如前所云，主觀的與客觀的作用，原是不同的。

中國的文字本是含蓄的好，已竟說過，如客觀，不能不暴露，既暴露，便無餘味，此亦是紅金兩書的差異。我們寧取紅樓之蘊藉而不敢取金瓶之表襮。然而，很不幸的是，今日社會，乃是無處不極端暴露的，而今日資本主義勢力之瀰漫，使得一切精神活動，無不變作物質的附庸，愛情一定要金錢去買，高貴的女子，無非是可以高價出售其愛情，至於像讀書讀呆了的人們所想象的佳人才子，那是不會有的了，所以金瓶梅的哲學是比較有用的，西門大官人除去潘驢小閒以外，鄧之爲用更大。可是話又講回來，連充滿幽美情趣與高尚愛情意味的紅樓夢，不也是家中廣有金銀的寶姐姐占了上風嗎？嗚乎，錢，豈可不弄哉！

## 結婚與升級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眞宗（宋）朝尙主，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

（燕翼詒謀錄）

## 天氣

黨進（按：即要畫金眼睛像之黨太尉也）當大雪，擁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有兵士侍帳外曰：「小人此處頗正。」

（宋禪類鈔）

## 花片

### 近水樓臺

范文正鎮錢塘，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與，乃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即薦之。（清夜錄）